

自民党宣布退出 组阁谈判失败 德国政局面临三个选择

新华社柏林11月20日电（记者袁帅 任珂）据德国媒体19日报道，德国自由民主党当天宣布退出正在进行的组阁谈判。德新社认为，根据自民党的表态，本次组阁谈判失败。

自民党发言人尼尔斯·德罗斯特19日晚在柏林表示，自民党退出当前由德国议会第一大党联盟党所主导的、自民党和德国绿党参与的组阁谈判。自民党主席林德纳当晚

表示，退出谈判的原因在于各方未能建立起互信。

联盟党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20日凌晨在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自民党退出组阁谈判表示遗憾。她说，联盟党相信，各方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本可达成一致。她将于20日向德国总统汇报组阁谈判的情况。联盟党将在今后几周内以负责任的态度付诸行动，她本人也将不遗余力带领德国克服困难。

绿党领导人之一埃卡德也发表讲话说，各方谈判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比此前想象的要接近。各方有责任继续保持对话。

9月24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虽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需同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执政。10月下旬以来，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开始组阁谈判。按照计划，各方本应

于11月16日达成初步一致，并形成成果文件，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谈判此后继续进行至19日夜。

按计划，组阁谈判围绕12个议题展开。在财政政策、环境政策、对欧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上，各方存在较大分歧。谈判进程中各方虽取得一些共识，但在关键议题上立场偏左的绿党同立场偏右的自民党仍然存在矛盾。

德媒分析，谈判失败后，德国政

局将面临三个选择。其一是联盟党单独同自民党或者绿党组成少数派政府。其二是联盟党再次同议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组阁，但社民党此前已明确拒绝再度同联盟党联合组阁。其三就是再次举行大选，但默克尔曾表示，妄谈重新大选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德国舆论也认为，一旦再度大选，当前各方都会受损，而只有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择党会获益。

H 国际观察

穆加贝发表讲话不言辞职 津巴布韦政局将走向何方



11月19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发表电视讲话。
新华社/美联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19日下午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决定解除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并要求他于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职务，否则将通过议会启动弹劾程序。但穆加贝当晚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却未提辞职一事，说自己将主持下月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并将在会上解决党内矛盾。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穆加贝没有宣布辞职，但他政治生涯的前景黯淡。虽然执政党的民意基础还算稳固，但也难免受到此次政治动荡的影响，从而导致未来津巴布韦政局不确定性增加。

政局大势渐明

津巴布韦此次的政局动荡起源于执政党内部两大派系的矛盾斗争。一方以原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为首，成员主要是参加过津巴布韦独立战争的“老人”，年龄大多在60岁以上。由于姆南加古瓦性情冷酷，素有“鳄鱼派”的称号，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鳄鱼派”。另一方则由穆加贝的夫人格雷丝·穆加贝领导，因成员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而被称为“40一代”。

15日凌晨，津巴布韦军方采取军事行动，全面控制政府要害部门。军方发言人称，行动的目的是抓出执政党内“罪犯”并将其绳之以法。舆论普遍认为，穆加贝此前过于倚重“40一代”并因此解除了姆南加古瓦的职务，是军方出手干预政局最重要的原因。

民盟在19日的中央特别会议后发表声明称，姆南加古瓦被选为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同时还将被推选为明年总统选举候选人。这一结果被视作“鳄鱼派”大获全胜。目前看来，深获军方和党内支持的姆南加古瓦几乎肯定将成为穆加贝的“接班人”。

与此同时，“40一代”也开始被肃清。民盟中央特别会议宣布解除副总统穆波科党内副主席职务并开除其党籍，格雷丝·穆加贝以及同属“40一代”的地方政府部长和财政部长等官员也被开除党籍。

津巴布韦中部省国立大学教授恩哈默·姆希里皮里认为，目前民盟的党内斗争或将告一段落，今后姆南加古瓦和他的派系将在民盟中占据主导地位。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将是如何重振津巴布韦经济，让更多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而确保执政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

总统去留未定

尽管穆加贝已被解除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同时还被要求于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职务，但他并未按照要求辞职。穆加贝的去留问题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津巴布韦政治学者亚历克斯·马加伊萨认为，执政党有包括弹劾在内的多种选择，但其中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迫使穆加贝主动辞职。如果他不同意辞职，无论是通过弹劾还是其他手段使其下台，都难以避免通过“军事政变”逼其下台的嫌疑。这对执党和军方都是不利的。

马加伊萨同时指出，无论是否弹劾穆加贝，他的政治生涯事实上都已接近尾声。如果民盟能等到下个月召开党代会时让穆加贝体面退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确定性增加

此次政局动荡也使得津巴布韦的政治版图发生变化，给未来的津巴布韦政局带来了不确定性。

姆希里皮里指出，选举的关键在选党而不是选人，民盟的主要根基在农村地区，无论最后推举穆加贝或姆南加古瓦中的谁竟选总统，都会被支持者接受。但此次事件造成的民盟内部分裂会削弱民盟的优势。

同时，民盟还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马加伊萨说，姆南加古瓦今年已经75岁，年龄大了，无法长期领导民盟，这意味着民盟仍要选出新的接班人。

另外，尽管遭遇严重执政危机，但作为津巴布韦的“国父”，穆加贝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未来仍有重返政坛的可能性。即使不能重返政坛，他对某一政治力量的支持也会对津巴布韦政坛起到重要作用。

从反对党方面看，此次政治动荡也给了反对党新的机会。此前，由于反对党势力较弱且彼此不睦，舆论认为它们很难在明年总统选举中与执政党一争高下。此次军事行动后，为了团结更多政治力量，姆南加古瓦一派开始与前副总统、人民优先党主席约瑟夫·穆朱鲁以及前总理、民主变革运动主席茨万吉拉伊等反对党人士对话，甚至一度传出要建立联合过渡政府的消息。

姆希里皮里认为，执政党内部纷争可能会给反对党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甚至在政府中给反对党一些席位。但反对党如果想在明年的大选中赢得更多选票，就必须更加团结，否则获胜希望仍然渺茫。

（新华社哈拉雷11月19日电 记者张玉亮）

H 国际观察

德国自由民主党（自民党）19日突然宣布退出正在进行的组阁谈判，标志着由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与自民党、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失败。这意味着，在德国大选结束近两个月后，德国政坛再次面临未知。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安然度过组阁危机，是对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真正考验。

A 胶着点主要在难民政策 和气候保护两个议题上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毛小红告诉新华社记者，目前谈判的胶着点主要在难民政策和气候保护两个议题上。

上届德国政府决定，明年3月之前暂停办理难民家庭团聚。联盟党原本希望3月之后继续执行这一规定，绿党则坚持要求必须允许来自战乱地区的难民把近亲接到德国团聚，以便促进难民融入德国社会。

难民家属团聚一旦放开，会有多少难民涌入德国，各方预测的数字差距甚大：基社盟估计是75万，基民盟估计30万，绿党则称5到7万。在这个议题上，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比较愿意妥协，但其姐妹党

基社盟同绿党分歧很大。

绿党方面还提出新一届政府设立两个副总理职位，由自民党和绿党人士分别担任。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这种安排，基社盟对此大为不满。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等传统能源是绿党安身立命之本，虽有妥协空间，但不会轻易放弃其基本立场。而联盟党和自民党比较担心激进的能源改革伤害德国经济和就业。

毛小红说：“基社盟是一个偏右的保守主义政党，绿党则偏左，关注绿色环保，两党本来就是‘八字不合’，很难建立互信。”



十一月二十日，联盟党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右）在柏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默克尔对自民党退出组阁谈判表示遗憾。
新华社/美联

B 默克尔个人的威望大打折扣

毛小红认为，谈判如此困难，表面上是因为党派立场存在鲜明分歧，同时也凸显了联盟党内部矛盾加深，默克尔个人的威望大打折扣，既无力协调基民盟与基社盟之间的立场，也无法调解基社盟与绿党的矛盾。

目前联盟党和绿党把谈判破裂的责任推给自民党，因为自民党公然“撂挑子”，甚至提出重新选举。毛小红认为，德国的政治制度决定，自民党不大可能像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那样“一飞冲天”。

毛小红说，接下来是真正考验默克尔的时候，她需要有效地协调联盟党内立场，争取“黑黄绿”组阁成功。

不过，自民党也有自己的野心，它在大选中提出要推进国家现代化，使德国“焕然一新”。重新选举可能对自民党有利，但其得票率上升空间有限。

毛小红认为，德国的政治制度决定，自民党不大可能像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那样“一飞冲天”。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被贴“纳粹”标签 德国选择党感觉很冤枉

尊重中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今年9月德国大选中，成立仅4年的德国选择党获得将近13%的选票，首次成为联邦议院，即议会下院第三大党，仅次于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大老牌政党。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德国议会，震动欧洲。

德国选择党的确具有极端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反欧元、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不过，选择党高级成员上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是一些舆论所害怕的“纳粹”，他们希望德国与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进行更紧密的交流与合作。

据施伦德介绍，选择党主张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推动德国政府和欧盟尽早结束对俄制裁；争取德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同时，选择党呼吁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并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

“德国选择党的原则之一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我们与国外进行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施伦德说，虽然德中两国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但选择党尊重中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也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官方和非官方交流。

由于选择党是首次进入议会，“一切工作都是新的”，对外政策具体计划将在党内机构调整重组后确定。

对于各国媒体的报道，德国选择党其实很在意。

施伦德说，选择党希望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媒体建立联系。一些中国媒体受德国主流媒体影响，给选择党贴上“纳粹”的标签，“我们实在很冤枉”。

按照施伦德的说法，德国媒体对选择党的报道偏差很大，其实，选择党很多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而且很多党员来自其他政党。选择党的壮大，威胁到了其他政党和德国几十年来的政党体系，因此不少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媒体会攻击选择党。

而对于“极右翼”这个标签，施伦德承认，选择党强调保护德国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底蕴，的确“右”。但对德国而言，右翼有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近年来，德国其他政党、尤其是曾经传统保守的“老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不断向左靠，德国失去了真正的保守政党。

选择党在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政策主张与德国政府分歧明显。施伦德解释说，选择党并不像纳粹那样要拿起武器去侵略别国，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外国人或外国在德公民，“我们只是关切现今德国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他特别强调，选择党主张宗教应该服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反对宗教法律的扩张。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时，选择党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的15%。记者接触到的许多选择党支持者对未来德国“伊斯兰化”非常担忧。一些人说，虽然不反对自己的邻居是穆斯林，但上百万主要是穆斯林的中东难民涌入德国，从长远来看对德国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和财政冲击。

难民危机以来，德国人的确感觉到社会治安不如以前，并多次发生恐怖袭击。德国政府曾指认土耳其通过向德国清真寺派驻宗教人员进行渗透，并大幅削减一个受土耳其控制的宗教机构的拨款。

一些舆论认为，德国选择党异军突起，主要是吸引了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中下层人口。本次大选，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各州的得票率比在原联邦德国、即西德各州高得多。

在德国最穷的两个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择党是州议会第二大党。

施伦德不这样认为。他告诉记者，不能单纯从经济方面判断支持选择党的选民。

施伦德说，德国东部曾经历了民主德国，即东德时期，政治思想更先进一些。东德人民觉悟更高，政治思想更成熟。而且东德的教育体制当时在世界上是非常发达甚至领先的，人们受到的文学、历史和政治教育较多，居民文化素质非常高。因此，他认为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支持率更高是好事。

他说，目前选择党在德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比较负面，但只要实现选民的期望，就能扭转形象。今后4年，选择党将力推实现直接民主，采取措施应对欧盟危机和欧元危机，并解决难民问题。

虽然历史性地进入议会，但选择党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其他政党都明确拒绝与其合作。

10月底召开的新一届联邦议院第一次全会上，有92个议席的选择党被其他5个政党孤立，选择党提名的副议长人选未获通过，选择党代表发言时，其他政党没有任何人鼓掌。

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绿党的组阁谈判19日遭遇重挫，自民党宣布退出。各党政策主张分歧较明显，尤其在气候变化和移民等议题上。

施伦德说，选择党在卫生、劳动、就业等议题上的主张与在野小党左翼党有共同点，在经济议题上与联盟党、社民党有相通之处。选择党很乐意跟其他政党合作。

“单枪匹马不是我们的作风。其他政党联合孤立我们的做法非常幼稚，毕竟我们代表了13%的选民啊！”

施伦德说，在受孤立的情况下，选择党提出的草案可能会被其他政党否决而失败。但选择党将择机把议会讨论的更多内容公之于众，并深入民众，倾听选民心声，让公众更多参与政治议题讨论，以期通过公众压力，改变选择党目前的孤立状态。

任珂（新华社专特稿）